

母亲睡觉是张着口的。我从前从未注意过母亲的睡姿。现在躺在病床上的瘦小的老人,便是我的母亲。她躺得很端正,她的被窝很整齐,仿佛即使入睡,她也记得维护形象,不给世界添乱。她是一个干净的人,从不忘记整理她的假牙,即使病了,仍然记得自己洗漱,很晚了都会关进卫生间,做她必不可免的功课。

母亲老了。除了肌肉松弛,腿脚摇晃,她也不能听很长的句子,尤其在她生病的时候。她待在床上是安静的。前一段时间,她老是给我描述她的疼痛,描述她的梦。她的疼痛具体到第几颗“算盘珠”,她的梦荒诞离奇。她想我们陪她查个究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她梦见我父亲整理行装带她去上海。我们都知道母亲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两年前就知道。我们也知道“父亲”“上海”为什么出现在母亲的梦里。

母亲变得不得不常与床铺为伍,无人闲谈的时候,习惯闭目养神。现在则极易陷入昏睡,话题丢下两分钟,便听见母亲张着的口里传出鼾声;她又是极易醒的,一点点小动静便使她张开了眼睛,然后再度陷入昏睡。

给母亲卷起袖子扎针,发现她的手臂好细,青筋暴突的大手居然难找适合打吊针的血管,打一次吊针,有时一连扎几次。母亲不喊疼。

在医院的每一天,母亲平静地接受着生命的考验。我自己常常把挂水的日子比作坐牢,不挂水便是解放,我很知道锁在病床上的滋味,可是母亲没有我的心浮气躁,没有特别的郁闷或忧愁。

聊天时的母亲是健谈的,往往口出妙语,因为认真地走过心,往事故事才会在她的叙述中栩栩如生。不聊天,母亲便被睡神召唤去,张着嘴,像是做梦都吞吐往事。

我很矛盾:既希望母亲多睡一点,好忘记醒着时的疼痛;又怕母亲睡得太多,忘记分享她记忆里的宝藏。每一个老人都是一个宝库,有着一份不被重复的独特的记忆。“与其饿死,不如犯法!”这么凝练的语言出自母亲口中,我有点讶异。母亲讲述起崔姐伙同她去剪麦穗的往事。那是崔姐怂恿母亲时的原话,它一定

1985 年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偏僻的高邮乡下,吃面条是一件奢侈的事。平日里,早晚两顿粥,中午一顿饭,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只有当家人过生日,或在正月十八落灯的晚上,或有贵客登门时,才会吃到面条。

乡下的面条只有三种。一种是奶奶手擀的粗面,因人老力气衰,面条少筋道,正好适合青菜煮烂面,一大锅面糊似的,倒是难得的美食。另一种是邻庄机摇的面,带上小麦面粉去摇面,没有机器动力,纯人工手摇。临去前,家里人都特别关照,请店家多轧一“交”,面条才有咬嚼。这种面又比手擀面要好吃一些。手擀面和机摇面,在冰箱没有普及的年代,只能现做现吃。后来有了挂面,挂面是城里面粉厂生产的,直接拿小麦到粮站上去兑换就行了。这种面条口感好、不糊汤,也比较耐储藏,但存放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生蛾子,那就变质不好吃了。

二十岁那年,我进县城读书,第一次吃了公园饭店一角多一碗的阳春面后,感觉到城里面条与乡下面条差别很大。城里的面条佐料全,味好但量少,吃了一碗仍意犹未尽地啧啧嘴……从此,阳春面的味道就驻扎进心里了。害得我每逢星期天,都想溜出校门打一打牙祭,但终因兜里干瘪,只能偶尔为之。

工作后,单位紧挨着高邮饭店,每天早上,吃面条的人都排着长队买筹码,等面条,成了大街上的风景。自然,单位里的同事大多是每天吃一碗阳春面后再上班,既省事也不误事。当时面条已涨

家有老母

□ 潘国兄

麦田里剪麦穗,回来揉下还没完全成熟的麦粒,掺在黑乎乎的萝卜缨里充饥。

母亲讲故事是信天游式的,想到哪,讲到哪,虽然有的故事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每次都会牵出新细节。那句“与其饿死,不如犯法!”我是第一次听到,看来智慧和勇敢不一定全写在书上。

今日三瓶水早早挂完,看母亲精神尚好,便鼓励母亲下地走走,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母亲说到奶奶的病和爷爷的被抓,那是爸爸家最难的时候。然后就说到村口的张奶奶了。

“没粮吃,煮饭吃;没草烧,大疙剂烧!”这是贫穷的张奶奶的语录。张奶奶穷,但是大方,肯帮助人。她的老公是个小个子,做不了重活,守着一个渡船,靠摆渡贴补家用,年纪轻轻就得病死了。张奶奶拉扯两个孩子,饱一顿饥一顿地勉强活命。我奶奶到沙沟去赎我爷爷去了,求爹爹告奶奶筹了三两金子做赎金,留下一双儿女在家,一个十来岁,一个五六岁,那便是我爸和我姑。大人不在家,爸爸和姑姑没有任何东西下肚。是张奶奶送来的几枝藕和半篮慈姑,救了他们的命。张奶奶的藕和慈姑,是以秋粮做抵押借来的。

“拿起刀官是张百万,丢了刀官去讨饭!”这是村人给张奶奶编的歌谣。张奶奶家是常常寅吃卯粮的。可是她并不愁,田里的稻麦还未成熟便被预支了,可是她愿意把这预支的幸福煮一顿饱饭给孩子,愿意把这活命的粮食分给别人家。

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母亲的整个脸孔是放光的。我知道,故事内容爸爸给她讲过很多遍,她也给姐姐们讲过很多遍,可是我今日听了,仍然有泪潸然。一定有同一种东西感动了爸爸妈妈,而现在感动了我。物质的缺乏永远不是最坏的,生命的终止也不是最坏的。

母亲不知道,她的小小的身躯里藏着一座金矿。

母亲的弱小一天天地暴露在我们眼皮下,但是她精神的强大谁也夺不去。因为她不是一个入活着,她的的心里住着好多人,善良的,睿智的,勇敢的。

我要像母亲一样坦然地接受母亲的和自己的老去。

价到五毛钱一碗,这样的早餐,一般居民都能承受得起。然而,爱吃面条的我,只能与同事们错开

时间。那时,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实在窘迫,除了一碗面条的钱,身上就再无分文了,生怕同事或熟人请我的客,更无法为他们汇东。本该在家喝稀饭,但摆脱不了阳春面的诱惑,妻子依旧每天早上给我兜里揣着一碗面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状况的好转,每天早上吃一碗阳春面、一只鸡蛋,已成为我再平常不过的、不可或缺的早饭。今天在中市口陈小五面店吃阳春面,明天到北门大街的丁家吃鱼汤面,或许过几日跑到小汤摊上吃碗浇头面……不知不觉地成为大街小巷面条店里的铁杆食客。只要往锅前一站,店家就知道我吃什么样的面条了。看到熟人,抢着付钱,彼此温暖地问候着。谈笑间,面条就下好了。

晨曦里,吃着阳春面,美好的一天便顺顺当当地开始了……

天冷了。阳光透过玻璃窗户,照得人暖洋洋的,舒服极了。每每享受着这惬意的时光,我的脑海会飞一般地闪现出初中老师在三层阁楼上的那间办公室。冬天,他们在办公室里是享受不到阳光的,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的是一杯清茶和一炉旺火。我至今记得,那间办公室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三楼半”。

入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倒是常从几位课代表嘴里蹦出“三楼半、三楼半”,我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第一次被“传”进去,是因为放学不按时回家,去打台球了。二十年前的学业,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紧张,课外辅导更是无从谈起。我记得,每逢周一、周三,老师们都要开会、学习,基本两节课下就放学了。离学校不太远,我们回家的途中,有一户居民家中放了两张台球桌。我们十多个男生,三五成群,隔三差五就去练练手。那时,进游戏厅和台球室的学生,都会被视作不良少年。第二天早晨,刚到班里,我们去打台球的事就被传开了。因为一起去打的,也有一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我认为老师顶多批评一下。谁知班

老家的庭院里有一个丝瓜架。庭院用水泥铺地,没有泥土,每年五六月间,我就用一根长绳把长在院外的丝瓜牵引到庭院的丝瓜架上。丝瓜绝对是牵藤的

高手,过些时日,丝瓜架一片碧绿,就像天空飘下的云朵,金色的花儿连着蜜蜂和蝴蝶,点缀在云朵之上,煞是迷人。时间在丝瓜架上流淌,不经意间,丝瓜架上悬挂着一个个绿果。这些绿色的精灵有的像新月,有的像秤铰,有的像收拢的小伞,在我的眼皮下,在我的生活里弥散着清香。一次,我抱着小孙女在下面看风景,小孙女抱着丝瓜,东瞧瞧西望望,好奇的眼神、微笑的脸与一蓬绿色的丝瓜融为一体。只听“咔嚓”一声,这美好的瞬间被旁观的女儿定格在幸福的空间里。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常年不在老家居住,但丝瓜每年必种,夏秋季节,庭院里绿色的丝瓜像哨兵看着老家、护着老家,让老家充满着生活的气息。

老家的庭院外有一块小菜地,菜地的北面有一个葡萄架,与丝瓜架隔门相望。葡萄的新叶不像丝瓜叶那般阔大粗野,而是细嫩清亮。它的花开得精致,精致得我想多看几眼才肯离开。它的果,圆圆的、绿绿的,一串一串,像绿色的水晶灯笼,挂在我的心上,一直挂到我的梦里去。有几年,葡萄的果很多,邻里都能品尝到它的甜美。可有一年,只挂了几串果,那一年,扁豆、佛手瓜、木耳菜一个一个牵上去,我怠慢了它,没有及时制止它们的疯长。葡萄的身上仿佛被多条蛇缠绕,它忍受着被折磨的痛苦,默不作声,任由它们践踏。那年冬天,寒风吹拂缠在它身上的枯茎,把萧

二丫头小时候一直喜欢在外奔,没人管。

婚后,妈妈天天“管”她,晚上在哪吃?跟谁吃?

二丫头妈妈姓李,计划经济时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人们喊她李总。因生意忙,很少过问到女儿。特别这个二丫头,像男孩,在校就欢喜跟男生玩,十足一个“赛小伙”。一天玩下来,衣服没个干净,她妈妈干脆给她加件护衣,老远一看,“大褂佬”。

二丫头喜欢一个人东窜窜,西逛逛,抓一种叫“独角兽”的虫子到药店换点零钱,就去中街买包荷叶螺蛳,卤汁淌在小手上,小嘴将五个指头舔了又舔,生怕浪费一点汁水。钱多时,再挑上一杯色彩最鲜艳的“和蓝水”,倒在瓶中带进教室,用一根空心的玻璃丝,穿过课桌的缝隙,一边听课,一边手掐着细细吮吸,她认为这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高兴时,加根玻璃丝跟同桌“棉花包”分享。

后河,在她眼里是条大河,经常有船只来来回回,是她夏天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饭后,她会快速收拾桌上的碗筷,然后披上一条毛巾,向后河飞奔而去。碗筷先放在条石上,忙绷开毛巾捕小鱼,筷子已全部随波流淌。回家怕妈妈骂,她悄悄地将碗往桌上一放,头也不回,直奔外公的修车摊子,那里是她的庇护所,她跳格房子,拾布子子,在地上画画,一般画竹子。

在那儿,她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玩困了就倚着桥墩睡一觉。

大小姐哎,你家二丫头在河边上睡着嘞!这种声音在她家门口经常听到。她妈妈一边打着芦席,一边带着小女儿,回答道,不碍事,丢不了,饿不死,二丫头家家熟。

她最喜欢坐在邻居顾家门槛上打盹,醒来人家会客气地问她,二丫头,就在们家吃饭啊?其实,她就等人家喊,话刚落,她已拿起筷子坐上了最欢喜的长长的条桌。

在那儿,她可以离开父亲严厉的目光,桌上虽没得咸,但她吃得很开心。

说二丫头“赛小伙”一点不过分,人家男孩屁股后面喜欢挂一串废钥匙,她也模仿,装酷。一次,看到邻居墙头上有一串钥匙,她顺手往屁股后面一别,在街上很夸

索吹成透骨的寒凉,雨水凝成冰珠,就像葡萄的泪。后来,我把缠在它身上的藤蔓全部清除,并发誓不让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返青,它却不

动声色,褐色的皮肤上看不出一点发青的迹象。我用手去折枝,只听“啪”地一声枝断了,再折又断,连续几次皆如此。我不敢往下折,心想:莫非它受伤严重,没有勇气面对这势利、浮躁的世界?我不愿往下想。过些时日,正待我要失望的时候,它一夜之间冒出几根新叶,我心里一亮,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后,我细心呵护、悉心照料,它越长越旺,最后长出一串串闪亮的明珠给我以温暖的微笑。

多年来,庭院里的葡萄和丝瓜,我享用、欣赏、思念、回味,成为我生活中抹不去的风景。

其实, 我的心灵深处也有一块园地,同样生长着许多绿果。这园地就是我的文字家园,这绿果便是我写成的诗歌与散文。十多年来,我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洒一路艰辛和汗水。我常把写的诗比作葡萄、散文比作丝瓜,尽管这个比喻不太贴切,但内心深处早已认可。我觉得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诗如葡萄精致圆润、饱满清亮,还散发着泥土芬芳,或涩、或酸、或甜。我写散文的思绪就像丝瓜的藤蔓放荡不羁,不管藤蔓怎样生长,一心一意回馈大自然的是绿果,这是丝瓜的初心,也是散文的神。

行文至此,我忽然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偌大的园地,只要你乐于付出、善于耕耘、持之以恒,人勤地不懒,用不了多久,你一定会收获心怡的绿果。

张地叮叮当当地兜了一圈。邻居一家进不了门,她妈妈赶快将钥匙送过去,回家后将二丫头狠狠地骂一通。

二丫头没事时经常看妈妈打麻将,后来,她玩得非常溜,赢多输少。从此,与麻将结下不解之缘。据说,二丫头“临盆”前还在“战斗”。

二丫头有小孩后,打牌不止,继续着往日的故事。直到在樱花音乐室碰到同学“棉花包”,算是彻底结束了她的麻将生涯。

这个“棉花包”小时候上学都是哥哥们轮流背到学校,冬日里总是裹着一层层厚厚的棉衣,“棉花包”就这样叫开了。她天生嗓音好,老师让她在课余教同学唱歌,还让她当音乐课代表,调皮的同学又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会唱歌的棉花包”。

“棉花包”为人认真,工作一丝不苟,进厂就是检验员兼工会工作,吹拉弹唱样样来,全身跳动着文艺细胞。下岗后,她创办了一个音乐室,玩音乐,聊写字,谈绘画,品香茗。

“棉花包”带领着二丫头走走看看,二丫头顺手拿起画案上的毛笔,快速画了几叶竹子,“棉花包”说,画得不错,比你小时候在后河边地上画得好多啦!

伴着《云水禅心》的优美音乐,二丫头坐在窗前,“棉花包”泡上一杯“桔普”。二丫头先是高高举起对着阳光一照,颜色很美,再一尝,说比小时候的“和蓝水”好喝。“棉花包”说,既然好看又好喝,以后常来呗!

那窗,是一道景。窗下的二丫头,更是一道景。

在那儿,二丫头可以感受艺术的氛围,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

叮铃铃……不看电视二丫头就知道,这是妈妈家“食堂”的饭点。

昨晚,她妈妈低着头坐在沙发边的小凳上,抽着烟,烟头一红一红的,半天才缓缓地说,以前镇上人家称我“大小姐”,后来上城人家叫我“傅二妈”,现在邻居都喊我“傅奶奶”,唉!老了,要人陪嘞!

想到这,二丫头鼻子一酸,背起双肩包向妈妈家甩骑。

看着这一幕,“棉花包”心里也酸酸的……

主任动了真格,我们一个不少被叫到三楼半的办公室。我畏畏缩缩站在最后,但还是没躲过那揪心的一教鞭。因此,我们收心了好长时间。

那时,学生成绩不好,请家长到学校,也是到“三楼半”谈话。我的英语成绩自从初一期中考了个“开门红”,之后就一落千丈,经常徘徊在不及格的边缘。初二的女英语老师或许认为我有救,连续两次抽我背诵短文。晚上回去没用力,结结巴巴,哪能背全。她给我下最后通牒,再背不出来,让我和家长一起到“三楼半”。她那一招果然灵验。我开始有心花时间背英语了,成绩也一次比一次考得好。升到初三,靠初二打的底子,我也能排在班级中上游了。

与现在相比,当时老师们的办公条件相对简陋,六七位老师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办公室。“三楼半”,当时设计的时候应该是个储物间,或许是因为学校办公用房紧张就改为办公室了,虽然采光不好,但是干净整洁,老师们的办公桌上永远是一擦又一擦的作业本。课余时间,偶尔还会传出老师的歌声,我想,那是他们在苦中作乐吧!

三楼半

□ 陈飞

绿果

□ 王三宝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

绿果